

吴风越雨

人间物语

这山，这水，这乡愁

| 宜立文 |

山有猛虎，水潜蛟龙

每次回张渚老家，必经铜官山(南山)。这是宜兴境内三大山系之一。山北侧，宜兴最主要的水系南溪水系穿城而过，直入太湖。公元3世纪中叶，宜兴周处除三害，上演这幕历史剧的实景舞台，就是南山和南溪。

周处(236—297)，字子隐。其祖父周宾为三国东吴广平太守。父周鲂为东吴名将，任鄱阳太守，赐爵关内侯。周处年少时即身材魁梧，臂力过人，武艺高强，但纵情肆欲，横行乡里。民谣说：“小周处，体力强，日弄刀弓夜弄枪。拳打李，脚踢张，好像猛虎扑群羊。吓得乡民齐叫苦，无人敢与论短长。”这位“少孤，不修细行，州里患之”的七尺少年，被乡民与南山猛虎、西沓蛟龙合称为阳美“三害”。后来，这个说法传到了周处耳朵里。他顿悟了，只身入山射虎，下水杀蛟。之后，他自己也改邪归正，认认真真拜师学文练武，由此，“三害”皆除。

周处拜的是吴郡名士陆氏兄弟。他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陆云，并说，我想重新做人，可惜虚度了大好时光，至今一事无成。陆云对他说，古人看重的是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何况你的前途还是大有作为的。另外，人最可怕的是不能立志，如果志向远大，又何必担心不能名声远扬呢？改数年后，周处洗心革面并被任命为建威将军。战死沙场后，被追赠为平西将军，谥号为孝。

故事见于《晋书·周处传》和《世说新语》。明朝戏剧家黄伯羽将其改编为《蛟虎记》，广为流传，至今京剧中还仍保留有《除三害》剧目。

周处著有《默语》30篇及《风土记》。《风土记》是记述地方风俗的名著，今人查考端午、七夕、重阳等习俗，所依据的便是《风土记》。

自身幡然醒悟，名士谆谆教诲，日后知行合一，阳美第一人物浪子回头的故事就这样炼成。

山生金，水生银

宜兴境内山水分明，南部为丘陵山区，北部为平原圩区。

山区资源富集，圩区鱼欢稻丰。这里仅说煤和石。宜南山区的采煤史始于明万历年间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根据毛泽东“要扭转北煤南运”的指示，江苏省决定大力开发苏南煤田。1969年10月，无锡市煤炭建设指挥部在宜兴成立。不久，园田、茗岭、柏山、清水潭、金山、城建、郊区、龙山、小张墅、任墅、白泥场等一大批煤矿纷纷兴建起来。

我家在张渚茶园村，园田、柏山、茗岭煤矿都近在咫尺，到煤矿上洗澡、看电影、买小人书、捡轴承做小推车，是永久的童年记忆。记忆里挥之不去的，还有园田—柏山—茗岭公路上一辆辆送煤车卷起的满灰尘。上初中时，我哪怕走七高八低的田埂路，也不愿走此大马路。高中在张渚，张渚劳动桥以北道路两侧，整年煤堆连绵，天晴黑灰满天，天雨污水满地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张渚在我心中就是“脏”渚。

靠山吃山，张渚多石矿。石头开采后或轧成石子，或烧成石灰，由水路外运，河道污染无人问津。在随着运沙船第一次独闯上海前，我对黄浦江的假想，一直是以张渚西河为母本的。

我的叔叔和周边众多农民都以采石为生。一次放炮前，他因未戴安全帽而遭落石击打身亡。婶婶带着两个女儿改嫁，对方亡妻因不小心落入石灰窑而顿时化为灰烬。这样的事每隔三岔五上演，无知是不变的主题，老天也只是偷懒地换一换主角、方式和地点。

靠着丰富的资源和四通八达的水系，“金张渚，银溧埭(湖洑)”的名气响彻周边苏浙沪皖多个市县。

山是水之父，水作山之名。从东往西，溧东(已撤并)、湖洑、张渚、西渚，这些山镇，没有一个不是以水为名。这就叫山水相依。人，更离不开赖以生存的山山水水。

山为壮美画卷，水是动人诗歌

作为与新安江水库同期的移民后代，我一直在闷闷地寻找另一个老家——被横山水库淹没的钓桥村的历史。我要感谢万正初先生，是他为我提供了如下史实，让我找到了根。横山水库修筑前，钓桥村是太华山区72条山涧的汇集处，自古多洪涝灾害。乡间民谣：七十二涧下西洋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无衣无食泪汪汪，背着箩筐走他乡。1958年至1967年，钓桥村全村搬迁，共拆迁民房2678间。水库建成后，灌溉农田面积5万亩，防洪保护面积30万亩以上。2004年，在水库东侧的凰飞岭脊，佛光祖庭大觉寺横空出世，以此为核心，昔日水库成为国家4A级景区。

祖父辈因水而离，向山而来。离开的是穷山恶水，落脚的是荒山野渡，如今，荒山野渡换了人间。在近30公里范围内，从太湖之滨，到云湖(横山水库)之畔，一幅史诗般的巨幅山水画正在徐徐展开：湖洑镇向来受山洪袭击的洑西涧中游，建起了油车水库(阳美湖)，以此为核心，湖洑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；紧挨着的茗岭，投资200多亿的宜兴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在全力打造；海拔521米的铜官山顶(当年周处打虎之山)，新建华东抽水蓄能电站，看似天眼，恰似瑶池；天目山余脉星罗棋布的水库，纷纷转型为生态水源地和旅游风景区。

人是靠自然界生活的。时代在变，人靠自然界生活的方式也在改变，众多煤矿、石矿(石灰窑)、铁矿，甚至举世独有的紫砂矿，都一一关停，都已经或正在复绿、复景。

“吾来阳美，船入荆溪，意思豁然，如惬平生之欲。逝将归老……”历史上，家乡的山水，曾经引得苏东坡买田阳美意在养老(其后代至今在宜兴繁衍生息)，现如今，宜兴人正唱响新时代“山水经”：以真山真水引来人才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，造就产业高地、发展高地、幸福高地。

一代有一代的故事。从周处以来，家乡的故事一直在变，但山还是那山，水还是那水。或许，山已不是那山，水也不是那水。

长河北望

| 姜桦文 |

一根柱子锯掉一小半。陆小武家的棚子就是这样被我们锯掉的。那一天，看果园的陆小武来到瓜棚，刚爬到一半，就连人带棚一下子从半空翻落下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陆小武颠三倒四，说自己看见黄河滩上闹鬼，他还被鬼踩了一脚，差点摔死，结果被他的父亲一个巴掌掴过去：“黄河滩上哪有鬼？那是桃花仙子给你捉亲，你该娶媳妇了。”

长河北望。苏北桃花源留下过多少记忆啊。由南向北，沙淤，世明，港南，港北，果园，外口，玉山，李舍，这一个个地名已成为刻在我心里的神秘密码。黄河故道上沙土深厚，小时候从河东的家去河西老家看爷爷奶奶和舅爹舅奶(祖父祖母、外公外婆)，我和弟弟妹妹会沿着黄河堆，一路徒步走到外口的十九堡码头乘船。十几里路下来，鞋帮裤脚一片尘土，晚上用毛巾洗脸，脸盆底已是厚厚一层泥沙。其实，我们可以从另外几条路走的，但每次我们都舍近求远，多跑十几里地，就因为穿过桃花梨园，对岸的石湖有一个部队的军马场。每次经过那里，我们都能看见军马，那高扬的马鬃，高高的马鞍，那大大的眼珠，那哒哒的马蹄，那对着地上突然打出的响鼻，真是帅气又有派头。那天，我在草地上端坐良久，眼睛里一直湿湿的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除了朝阳的光芒，落日的火焰，除了那正在逝去的少年时光，我的眼睛里再不会有别的……

长河北望，一架云梯高悬。告别桃花源，以阜宁北沙和滨海大套为界，黄河故道便由西向东改变了方向，由此，穿越了大半个豫皖和整个苏北的古黄河，也就进入了它的最末端，最终驱赶着清澈的波涛，一路进入万顷大海。但那桃园树林，牌坊塔影，春风冬雪，那沿着大港顺流而下的遍地野花，甚至那埋葬亲人的墓园，乡音乡恋、乡情乡愁，都会让河水情不自禁地回过回头。

2018年春天，沿着古黄河东岸的大道，我的脚步停下来，我想我应该在这片土地上栽一棵树，我想能够像一棵树一样一直站在这里，站在高高的河坡，承接那春风夏雨和阵阵牛歌，一直听着这900年不断的河水的深情呼唤。我脚下的土地，还是从前那片土地，它的名字，也还是从前的名字。

那个名字，叫——故乡！



不忘初心

篆刻·沈海山